

## 《西域图记》中的“询译”与隋代的西域策略

莫玉梅<sup>1,2</sup>, 王瑞娟<sup>1</sup>

<sup>1</sup>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sup>2</sup>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摘要】**裴矩是隋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地理学家。他主要以“询译”的方式收集了大量西域各国信息，撰写了《西域图记》，为隋朝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基础。裴矩凭借对西域的了解，在招商引资、打击吐谷浑、分化突厥等隋朝的西域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丝路重启、边患祛除。

**【关键词】**《西域图记》；裴矩；询译；西域策略

**【基金项目】**青岛理工大学教研教改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23-009）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60

### "Inquiry and translation" in *Maps and Not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strategy of the Sui dynasty

Yumei Mo<sup>1,2</sup>, Ruijuan Wang<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sup>2</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Abstract】** Pei Ju was a famous politician and geologist in the Sui Dynasty. He collecte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stern Regions by “inquiry and translation” and wrote *Maps and Not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hich set the basi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ui Dynas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y virtue of his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ei Ju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i Dynasty’s strateg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s inviting the merchants and inducing the stat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striking the state of Tughun and splitting up the Tujue League. All these made the Silk Road reset and the border invasions solved.

**【Keywords】** *Maps and Not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ei Ju, inquiry and translation; The strateg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询译”出自清末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自序。1844年，徐继畲出任福建布政使，负责涉外事务，因而结交了来华传教士雅裨理、高民以及英国驻厦门、福州两地的领事馆人员，如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领事李太郭。通过这些人，徐继畲开始询问和了解世界地理知识，继而收集了大量的中外资料，于1848年撰写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其自序云：“道光癸卯年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sup>[1]</sup>可见，“询

译”是徐继畲获取世界地理知识的一种方法，意为“询问翻译”。也就是说，徐继畲按图询问，然后记下雅裨理所说的译名或译文。尽管“询译”一词为徐继畲所创，但作为一种获取外部信息的方法，尤其是域外信息，在中国古代地理志书中早已有之。隋代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便是一例。

裴矩（548-627），字弘大，出身于河东裴氏，乃北魏荆州刺史裴佗之孙，北齐太子舍人裴讷之子。他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四朝，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和地理学家。在隋一朝（581-618），

作者简介：莫玉梅（1976—），女，广西桂林人，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犹太史、翻译史研究；王瑞娟（1998—），女，山东泰安人，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2023级翻译硕士研究生。

他以军功受封闻喜县公, 历任给事郎、吏部侍郎、内史侍郎、黄门侍郎等职, 并先后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和右光禄大夫。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重启丝路, 经营西域, 打击吐谷浑, 分化突厥。

《西域图记》是裴矩撰写的地理学名著, 主要记录了西域各国的民俗地理信息, 是研究隋唐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惜在南宋亡佚。《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皆记载了裴矩撰书一事, 记述文字大致相同。《隋书》《北史》和《旧唐书》中的“裴矩传”记载相同, 皆言(矩)“撰《西域图记》三卷, 入朝奏之”。《新唐书·裴矩传》中的记载稍有不同, 云(矩)“撰写《西域图记》三篇, 合四十四国, 凡裂三道”。今人已无法见到《西域图记》全文, 但其序在《隋书》和《北史》中完整地保留下来, 《新唐书》则留下了这篇序的内容要点, 这已足以使裴矩及其《西域图记》名留青史。

根据史书得知, 《西域图记》详细地描述了西域四十四个国家的“国俗山川险易”。这些国家分布在当时联通中西方的丝绸之路上, 各有其用。《新唐书·裴矩传》如是记载: “北道起伊吾, 径蒲类、铁勒、突厥可汗庭, 乱北流河至拂菻; 中道起高昌、焉耆、龟兹、疏勒, 逾葱岭, 钹汗、苏对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诸国, 至波斯; 南道起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 亦度葱岭, 涉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 至北婆罗门。皆竟西海。诸国亦自有空道交通。”《隋书·裴矩传》和《北史·裴矩传》中的整序记录三道如下: “发自敦煌, 至于西海, 凡为三道, 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 经蒲类海铁勒部, 突厥可汗庭, 度北流河水, 至拂菻国, 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 度葱岭, 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 至波斯, 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 度葱岭, 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 至北婆罗门, 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 亦各自有路, 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 并随其所往, 诸处得达。”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三道”, 被首次如此明确且详细地描述出来。裴矩在序言中还提到, “今者所编, 皆馀千户, 利尽西海, 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 非有国名, 及部落小者, 多亦不载。”<sup>[2]</sup>这说明《西域图记》序所记各国有异于前史所载。据研究, 这些国名也与前来朝贡隋朝的番国

不一致, 数量也不一致<sup>[3]</sup>。

从裴矩的政治生涯来看, 他没有作为外交使臣出访过其他国家。也就是说, 至撰写《西域图记》时, 裴矩本人并未去过这些西域国家, 那么他是如何获悉其民俗地理信息的? 这要从他在隋代的仕宦经历谈起, 尤其是隋炀帝统治时期。

604年, 隋炀帝杨广即位, 605年为大业元年。《隋书·裴矩传》记载: “炀帝即位, 营建东都, 矩职修府省, 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 多至张掖, 与中国互市。帝令矩掌其事。”《旧唐书·裴矩传》亦记载: “大业初, 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 炀帝遣矩监其事。”这两则记载表明, 裴矩在隋炀帝统治初年被委派到张掖监管互市, 出任“互市监”。然而, 裴矩初始掌管张掖互市的具体年份尚存争议, 多数学者定为607年, 但著名西域史学家余太山经过严谨考证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根据《隋书》《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推断裴矩在606年1-7月之间完成了《西域图记》的撰写<sup>[4]</sup>。

《西域图记》显然是裴矩在监管张掖互市之后完成的, 要不然他无法获取关于西域诸国的信息。这也说明裴矩至少在606年上半年已经担任了张掖互市的“互市监”。实际上, 根据《隋书·裴矩传》记载, 607年, 隋炀帝将要出巡河西地区, 命令裴矩去往敦煌。这一事件发生在裴矩入朝献上《西域图记》和再次受命去往张掖“引致西蕃”之后。由此可见, 裴矩监管张掖互市并撰写《西域图记》确实应该是在606年。

隋炀帝见到《西域图记》后“大悦”, “赐物五百段, 每日引矩至御座, 亲问西方之事”<sup>[5]</sup>。裴矩因此功被擢升为民部侍郎, 不久又升为黄门侍郎。最重要的是, 隋炀帝将通西域、经略四夷之事全权托付给裴矩。那么, 隋炀帝为何如此看重裴矩, 如此想了解西域? 隋朝初年, 西北方的吐谷浑和北方的突厥经常袭扰边界, 是隋王朝的心腹大患。据《隋书·西域传》及《隋书·突厥传》记载, 吐谷浑和突厥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多次寇边<sup>[6]</sup>。作为一个自认为有着雄才大略的统治者, 隋炀帝非常渴望解除边患。正如《隋书·西域传》所评价的, “炀帝规摹宏侈, 掩吞秦、汉, 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 故万乘亲出玉门关”<sup>[7]</sup>。

吐谷浑治地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 突厥

经由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相邻, 因此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成为隋王朝的边境重镇。随着边贸的发展, 这里也成为了河西地区的经贸交流中心, 吸引了众多西域商人到此交易。作为张掖互市监, 裴矩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西域商人, 了解到“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氏族、物产服章”。《西域图记》序曰: “臣既因抚纳, 监知关市, 寻讨书传, 访采胡人, 或有所疑, 即详众口……从西顷以去, 北海之南, 纵横所亘, 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 周游经涉, 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 卒访难晓, 不可凭虚, 是以致阙<sup>[8]</sup>。”《隋书·裴矩传》和《北史·裴矩传》记此事为“诸商胡至者, 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 《新唐书·裴矩传》记为裴矩“访诸商胡国俗、山川险易”。这些记载表明, 裴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西域各国信息: 一是询问西域商人, 二是收集各种书籍。在这个过程中, 他求真务实, 遇到有疑问的地方, 不惜多问多听, 虚心纳言。因此, 裴矩显然是通过“询译”的方式来收集各种信息, 然后根据所得撰写了《西域图记》。

裴矩为何费时耗力地撰写《西域图记》? 《旧唐书·裴矩传》记载: “矩知帝方勤远略, 欲吞并夷狄。”这句话的意思是, 裴矩清楚隋炀帝有经略西域、开疆拓土的野心, 所以急帝之所急, “依其本国(西域各国)服饰仪形, 王及庶人, 各显容止, 即丹青模写, 为《西域图记》……仍别造地图, 穷其要害”<sup>[9]</sup>。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指出如今丝路断绝的原因: “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 为其拥遏, 故朝贡不通”<sup>[10]</sup>。后来, 隋炀帝对大臣宇文述和牛弘称赞裴矩的忠诚之心, 说“矩所建白, 皆朕之志, 要未发, 矩辄先闻, 非悉心奉国, 畴能是邪?”<sup>[11]</sup>事实上, 隋炀帝对西域的兴趣早已表现出来。即位之初, 他就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使节们“至罽宾, 得玛瑙杯; 王舍城, 得佛经; 史国, 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sup>[12]</sup>。韦节回来后还撰写了《西蕃记》。此外, 他在朝中设立了西戎使者的职位, 负责联络西域各国, 收集相关情事<sup>[13]</sup>。隋炀帝得到《西域图记》后, 经略西域的雄心勃发, 采取各种措施来达到目的。裴矩在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施中功不可没。

首先, 招商引蕃, 展示国威。606年, 在裴矩升任黄门侍郎后, “帝复令矩往张掖, 引致西蕃, 至者

十余国。”<sup>[14]</sup>607年, 隋炀帝北巡至恒山, 这十几个国家都派出了使者来助祭。《北史·西域传》记载: “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这表明裴矩不只是在张掖负责招商引蕃, 应该还有武威。607年, 隋炀帝命令裴矩前往敦煌主事, 为其西巡做准备。为此, 裴矩派遣使者去劝说高昌王鞠伯雅和伊吾王吐屯设等, 以厚利引诱他们派遣使者出使隋王朝。结果, 当隋炀帝在609年来到张掖、登临焉支山时, “高昌王、伊吾设等, 及西蕃胡二十七国, 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 被锦罽, 焚香奏乐, 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 骑乘填咽, 周亘数十里, 以示中国之盛”<sup>[15]</sup>。这一次集会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盛会, 也是一次政治盛会。隋朝的强盛国力借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隋朝的势力逐渐渗入西域。正是在这次盛会上, “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 上大悦”<sup>[16]</sup>。随后, 隋炀帝派将军薛世雄驻扎伊吾, 并命令裴矩一同前往, 共同经略此地。裴矩到后, 晓谕西域各国: “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 所以城伊吾耳。”<sup>[17]</sup>伊吾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新的贸易中心, 推动了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到隋炀帝统治中期, 前来朝贡的国家达到三十多个, 需要设置西域校尉来迎接招待。

其次, 联结铁勒, 打击吐谷浑。吐谷浑既是人名, 也是国名。其创建者吐谷浑出身辽西鲜卑族, 与其弟若洛廆关系不好。于是, 吐谷浑“西度陇, 止于甘松之南, 洮水之西, 南极白兰山, 数千里之地, 其后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sup>[18]</sup>。这已然算得上一西域大国。据《隋书·吐谷浑传》记载, 从581年到589年, 吐谷浑一直是隋王朝的边患; 589年隋灭陈后, 其主吕夸大惧遁逃, 不敢寇边<sup>[19]</sup>。591年, 吕夸去世, 其子伏即位, 遣使上表称藩。597年, 吐谷浑发生内乱, 伏被杀, 其弟伏允被立为主, 依然朝贡, 但与隋的关系并不好。607年, 铁勒寇边。隋炀帝派将军冯孝慈西出敦煌迎战, 却为铁勒所败。不久, “铁勒寻遣使谢罪, 请降; 帝使裴矩抚慰之”<sup>[20]</sup>。608年, 裴矩说服铁勒去攻打吐谷浑。“铁勒许诺, 即勒兵袭吐谷浑, 大败之。伏允东走, 保西平境。”<sup>[21]</sup>609年初, 隋炀帝派杨雄、宇文述领兵出西平迎战, 吐谷浑军畏战西遁。“述引兵追之, 拔曼头、赤水两城, 斩三千余级, 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 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 其故地皆空, 东西四千里, 南北二千

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sup>[22]</sup>此一战,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伊吾王吐屯设献地,隋王朝疆域显然拓宽了不少,使隋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得到了加强。

最后,刚柔并济,分化突厥。隋代对突厥的政策因时而变,既有雷霆手段,也有抚慰怀柔。581年,突厥发生内乱,呈现五可汗分立局面。582年,突厥出兵40万南下寇边。583年,隋文帝兵分八路,反击突厥并大败之,沙钵略可汗逃回漠北。此战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以阿尔泰山为界。584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上表,向隋称臣,并率部众由漠北迁往白道川住牧。587年,沙钵略病逝,其弟处罗侯即位,称为叶护可汗,继续朝贡于隋。次年,叶护可汗在西征中中箭而亡,沙钵略之子雍虞闾即位,是为都蓝可汗。593年,统治突厥北方的突利可汗(沙钵略另一子)秘密遣使求婚。隋文帝派裴矩传话给来使,要求突利可汗想办法杀掉有复国之思的都蓝可汗妻子,即前北周千金公主、隋大义公主宇文芳。突利可汗果然寻机借都蓝可汗之手,杀掉了大义公主。597年,突利可汗再次遣使,求得安义公主为妻。此时隋文帝正欲分化突厥,特地厚待突利可汗,引得都蓝可汗大怒,不再朝贡于隋,并开始袭扰边界。598-599年,隋文帝两度派兵出击,直至都蓝可汗为部将所杀。599年,突利可汗被隋封为启民可汗,再次婚配宗室女义成公主,此后更加交好于隋。609年,启民可汗去世,其子咄吉世继位,是为始毕可汗。等始毕可汗部众渐盛后,裴矩向隋炀帝献策分化其部众。做法是将宗室女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但此举挑起了始毕可汗的怨气。裴矩又献计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sup>[23]</sup>史蜀胡悉果然被裴矩设计诱杀,始毕可汗得知实情后,不再入朝。

西突厥由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统领,此人在581年曾被沙钵略可汗封为阿波可汗。因与沙钵略有隙,其治下的西突厥与东突厥日益分离,逐渐强大起来。其疆域“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以及西域各国均归附<sup>[24]</sup>。隋炀帝统治初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无力治下,内乱不已,且与铁勒多次作战。当裴矩主事敦煌时,得知西突厥内乱,以及处罗可汗思念

母亲向氏<sup>[25]</sup>等情,于是上报朝廷。隋炀帝派使臣崔君肃前往西突厥,面见处罗可汗,以利弊劝说使之称臣于隋。610年,隋炀帝将要西狩,遣使告知处罗可汗与他会于大斗拔谷。处罗可汗借故推辞,隋炀帝大怒。突厥一部落首领射匱恰好此时遣使求婚,于是裴矩献计分化西突厥。裴矩说:“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sup>[26]</sup>隋炀帝采纳此计,派裴矩告诉射匱使者。等使者返回悉数告知射匱,“射匱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sup>[27]</sup>。高昌王鞠伯雅将此事上报朝廷,隋炀帝下令裴矩处理。裴矩亲自带着处罗可汗之母向氏,火速赶到玉门关,并叫向氏去见处罗可汗,终于说服他入朝觐见。自此,西突厥再次臣服于隋,隋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加强。

综上所述,裴矩称得上隋朝经略西域的大功臣。他积极主动地以“询译”方式获取西域各国的一手资料,撰写《西域图记》,以便统治者知悉相关情事。凭借其对西域各国的了解,他不遗余力地献计,推动实施隋朝的西域策略,终使丝路再次畅通,边患得以解决。裴矩以其忠君、廉政成为一代名臣。

### 参考文献

- [1]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1页。
- [2]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99年,第1062页。
- [3] 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第50页。
- [4] 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6页。
- [5] 《隋书》卷六十七,第1062页。
- [6] 《隋书》卷八十三,第1236-1237页;《隋书》卷八十四,第1253-1256页。
- [7] 《隋书》卷八十三,第1246页。
- [8] 《隋书》卷六十七,第1061-1062页。
- [9] 《隋书》卷六十七,第1061页。

- [10] 《隋书》卷六十七,第 1062 页.
- [11] 《新唐书》卷一百,中华书局,1999 年,第 3158 页.
- [12] 《隋书》卷八十三,第 1235 页.
- [13] 吕育良,《西域图记》管窥,《新疆地方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0 页.
- [14] 《隋书》卷六十七,第 1062 页.
- [15] 《隋书》卷六十七,第 1062 页.
- [16]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第 2103 页.
- [17] 《隋书》卷六十七,第 1063 页.
- [18] 《隋书》卷八十三,第 1235 页.
- [19] 《隋书》卷八十三,第 1236-1237 页.
- [20]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第 2100 页.
- [21] 《隋书》卷八十三,第 1237 页.
- [22]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第 2102 页.
- [23] 《北史》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99 年,第 919 页.
- [24] 《隋书》卷八十四,第 1258 页.
- [25] 《隋书》卷八十四,第 1258 页.
- [26] 《隋书》卷八十四,第 1259 页.
- [27] 《隋书》卷八十四,第 1259 页.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